

几十名资教老师拿着很低的工资,住在十几平方米的陋室里,却一心想着要改变孩子们的命运轨迹

爱与激情对教育至关重要

“湖北农村教师资助行动计划”观察②

本报记者 李斌

从贴在湖北省鄂西马安中学墙壁上的“人生规划表”来看,大山里的孩子对未来的期望,与城市同龄人的梦想没有多大的区别——想做动漫设计师或高级白领、企业家、战地记者、武汉市市长等。还有学生想上哈佛大学,或者做美国总统,也有几个人计划“当农民”。

把马安中学和山外的世界连通起来的,是一条条架设在悬崖峭壁的狭窄马路。在连绵不绝的群山之间颠簸50多公里后,同学们才能看到县城的车水马龙。

阻碍他们朝理想迈进的,除了大山,还有横在城乡教育之间的鸿沟。

免费义务教育实现后,人们开始期盼农村教育实现从“有学上”到“上好学”的转变。但短暂的兴奋过后,人们很快发现,这个转变的过程远没有最初想象的那样乐观,它甚至在较长一段时间内还会让人感到沮丧。

在校长的会上,北京大学以宁教授发表观点认为,现在教育资源非均衡配置是城乡收入差距日益扩大的重要原因之一。他说,农村教育资源配置不足,以致学校设备差、师资力量差、学生很难继续深造,从而只能从事简单的体力劳动。“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如下的不良循环:教育资源的配置的不平等→就业的不平等→收入的不平等→生活的不平等等→下一代的平等……久而久之,形成社会阶层的固定化、凝固化,形成职业的世袭化。农民的孩子外出当农民工,他的孙子也只好当农民工。”

资教生的出现,唤醒了那些大学毕业生的使命感,让他们有了凭借一己之力为孩子们实现人生目标的豪情壮志。

学生们用下跪表达对资教老师的感激

孙笑是蕲春县孙冲中学九年级学生,很快就要读高中了,但她说:“我不想毕业。想再读一年,让他们(指资教生)去。如果有可能的话,真想把他们带到高中去。”

资教生颠覆了农村学生心中刻板、严肃的教师形象。“上课时,是老师;下课后,是朋友。”孙笑这样总结新型的师生关系。她说,有一位资教老师在课堂上发脾气,摔本子,“然后他又道歉,说没控制好自己

情绪,学生反而更喜欢他”。但她抱怨一位老教师对她作出错误的惩罚后,拒绝道歉的行为。孙笑委屈地说:“他说,老师怎么能向学生道歉?然后更严厉地批评我。”

中国青年报记者走访湖北多个县市的中小学校,发现不少学生和孙笑一样,受资教老师影响,产生了“读完大学,也要去资教”的想法。

蕲春县教育局政工科副科长吕凡负责资教生的工作,他深有感触地说:“我可以负责任地讲,资教生绝对是农村教师中最有爱心和责任感的群体。他们上的课最多,也最受学生的欢迎。”

这些投身农村教育的青年,用实际行动证明了爱与激情对教育的至关重要。

资教老师对学生的爱与责任,有时会以哭泣的方式体现。“好几位老师在我们面前哭泣过。”孙笑说,“他们对我们投入了很多的感情。”那些年轻的女教师都是被学生气哭的。也有例外。三峡大学音乐系的毕业生王华芳,在接手语文教学的第一个月,因为担心教不好这门课,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在寝室哭鼻子。结果是,王华芳成了一位受学生欢迎的语文老师。

不过,只能得到泪水的教学生活显然难以持久,学生们的安慰、情感和进步才是支持资教老师的强大力量。浠水县马垅中学的一位女生在信中宽慰她的老师:“不要伤心,因为我们女生都喜欢你、爱戴你。你难道没发现,你的行动正感染着那些品行恶劣的学生吗?你用爱感化了一个同学的心灵。虽然老师你年轻,但你很伟大。”

资教老师们对农村孩子的“纯朴、重感情”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些内心简单的年轻人,很容易被这些东西打动:学生写的一封信饱含感情的信、送来的几个鸡蛋或悄悄放在宿舍门口的一束野花。记者还听说,有3名很调皮的男生,在毕业离校之际,竟然相约来到一位资教老师的办公室,用下跪的方式表达他们的感激之情。

善举是真正的教育

没有爱就没有教育。发生在资教老师与学生之间的很多故事,都与“爱”有关。

郭勇在浠水县马垅中学资教,他了解学生的渠道也包括“小作文”。主题是:老师,我想对你说。学生不需要署名,但他基



2009年7月9日早晨7点,在湖北经济学院,来自省内外190多所高校的4000名资教生举行千人大会操,吹响了“集结号”。 CFP(资料图片)

本能判断出每篇文章的作者。

他因此得知一位女生的“梦想”,是想去县城看一看。这名同学的家境并不好:她和爷爷奶奶住在年久失修的土坯房子里,在外打工的爸妈已7年没有回家。她性格孤僻,但文章写得不错。2010年暑假,郭勇和同在某一所学校资教的妻子朱海霞决定带这名女生去上海观看世博会。

夫妻俩花光了半年的积蓄,得到了学生的一句话,她满脸灿烂,笑着说:“老师,我长这么大,第一次这么开心。”

孙冲中学的石燕老师请同学每周写两篇小作文,“什么话、什么事都可以说。”“这是我了解他们内心的一个窗口。”她说。

她认真地批改两个班的作文,评语往往比文章更长。冬天的晚上很冷,她一边泡脚一边读孩子们写下的文字,“很费时

间,也很享受,觉得是和90颗心在交流”。一些学生拿到老师发下来的作文本,首先看的不是分数,而是石燕的评语。

和一些老教师相比,这些年轻人更容易被学生们的苦楚经历打动。他们还善于借助媒体和大学社团的力量发动募捐,为山里的孩子提供牛奶、图书、免费午餐、过冬的棉衣和治病的费用。

白水中学的何欢与5名资教生向一名男生提供的帮助从2006年延续至今。这个孩子的父亲在他尚未出生时就已离世,母亲在他两岁时改嫁,他被一位70多岁的远房亲戚收养。老人靠卖鸡蛋存了3600元,用来供他读书,却落入小偷之手。他没钱吃饭,靠捡他人吃剩的馒头熬过了几天,直到被资教老师发现。在最初的一年半里,几位工资微薄的资教生轮流捐钱,以确保这个孩子不饿肚子并有钱买书。后来,他们向武汉一家报社求助,为那名男生募捐到15000元,一直供他读到高三。

在恩施资教的向伶俐,创建博客:“为了孩子的明天”,她和同事们走访了本校200多个贫困学生家庭,把他们的故事发表在博客上。5年多来,她募集到资助金6万多元,并惠及3所偏远小学的150余名留守儿童。

一位校长对资教生的善举表示了敬意,他说,这些善举是真正的教育,会对那些年幼的孩子带来积极的影响。孙冲中学的孙笑同学在讲述一位资教老师倡议的募捐活动时说:“感谢老师给我们提供了向身边的同学表达爱心的机会。”

聋哑学生的进步让老师激动得手发抖

许多乡村学校拥有的教学设施就像它所在的村庄一样贫瘠。但这种“贫瘠”却激发了资教生独特的创造力。他们善于发动学生的能力让这些老师大开眼界,并启发他们:只要对学生有爱,愿意为他们用心,就能摆脱一些条件的限制。

现在,这些信息需要先传到广州,由“微基金”的工作人员每天上传到系统。而在未来,这样的信息传递将由一部智能手机完成。

郭鹏的团队已经开发出一款可以安装在智能手机上的软件,执行午餐计划的学校只需要用智能手机记录、拍照,就能通过手机上网,将当天的信息上传到执行过程披露平台,即时公开。

根据测试,每个月按最详细的标准完成信息上传,这个软件耗费手机上网的流量不会超过30M,这就意味着按照现在的手机上网包月资费标准,每个学校每月的信息公开费用约为5元。

“开出金灿灿的梦想,沉甸甸的希望”

若干年后,当这些农村学校的毕业生回忆他们的中学生活时,资教老师将在其中占据重要的一席之地,就像孙冲中学的老校长张学祥那样。如今,他还在感叹30多

善款收支公示精确到每1分钱

民间公益力量“微基金”“全裸晒”账本

关注自公益

本报记者 自皓文并摄

正式运作一年后,“微基金”通过网络晒出了过去一年的账本。

2011年4月2日,本报以《贵州百余小学生第一次吃上午餐》为题,报道了民间公益人梁树新等来自广东的志愿者,在贵州省黔西红板小学为学生提供免费午餐的情况,这也成为第一个由民间公益力量成功实施“午餐援助计划”的样本。

两天以后,为了让“午餐援助计划”持久健康运行,贵州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与民间公益人梁树新等,宣布贵州省青少年基金会成立专项基金——“微基金”,帮助贵州山区孩子免费吃上热腾腾的午餐。

2012年4月6日中午,“微基金”通过官方微博“@快乐微基金”发布了【微基金】项目执行过程披露平台,在这个域名“wjimore.net”的网站上,没有专业的财务报表,“捐赠收入”和“捐赠支出”的金额数值,都精确到小数点以后两位,每一笔超过0.01元的捐款,都能查到捐款时间、捐赠人、具体金额和捐赠渠道,每一笔超过0.01元的支出,都能查到支出时间、具体金额和用途摘要。

这就意味着,“微基金”每一分钱的善款流入和支出,都有据可查。捐赠信息披露随即引来众多网友的围观,有网友感慨:这可能是史上“全裸晒”的第一部公益慈善账本。

善款收支公示精确到每1分钱

点击【“微基金”项目执行过程披露平台】,主页面正中间显示着“微基金财务状况支持(2012)”的彩色柱状图。柱状图显示,截至2012年4月8日,捐赠收入为2709571.74元,捐赠支出为886337.21元。

柱状图上方的微博评论区可以随时发布评论,评论窗口下方显示着网友的留言。评论区左侧的两个饼图分别显示着“微基金总收入结构”和“2011年度行政费用结构分析”。

“微基金总收入结构”图显示,“淘宝公益渠道”的捐赠占61.28%,其次分别为“支付宝公益”、“农行汇款”、“联合募集”和“一分钟V捐”。

“2011年度行政费用结构分析”图显示,“办公室租金、管理、水电费”占34.18%,职工薪资占33.26%,固定资产占17.79%,交通差旅占8.42%,其他行政支出占6.35%。

开栏的话——我们迎来了“自公益”时代

以微博客为代表的互动平台,终于将汶川特大地震后潮涌般的民间慈善,推到了“人人可公益”的阶段。就像新闻传播进入“自媒体”时代一样,我们迎来了“自公益”时代。

区别于传统的公益形式,“自公益”由个人自主发起,亲身实践,参与度更高。无论关注的对象是一群人还是一个人,无论他或他们是亲友还是陌生人,“自公益”都以朴素的向

与这些图相对应,整个页面左侧竖排排列着一项项数字:捐赠收入¥2709571.74元,其中一分钟V捐:¥56415.00,支付宝公益:¥495130.51,淘宝公益:¥1666905.90,农行汇款:¥302334.33,联合募集:¥188786.00。点击其中的任何一种捐款渠道,都能查到具体的捐款时间、捐赠人、具体金额和捐赠渠道。

“以‘支付宝公益’为例,中国青年报记者看见总共807项捐款信息,包含了2011年4月12日18时14分到2012年3月31日期间的12096笔捐款。2011年4月13日凌晨5时4分,‘朱xx’捐赠的0.01元显示在第803页第一排。绝大多数捐款在1元到100元之间。”

“公益组织有义务对每一点爱心负责,不是应该公示,是必须公示。”梁树新说。捐赠支出的项目显示,捐支出总金额共886337.21元,其中项目拨款719558.60元(待拨款1161838元),行政办公166778.61元。

记者点击“项目拨款”看到,两页拨款记录记载了拨款时间、拨款金额和资金去向。“行政办公”支出被细分成了151项,包括了人员、办公室租赁、购买办公用品、支付宝交易服务等各个方面。金额最大的单笔支出为2012年1月10日支出的1.2万元,用途为3个项目人员工资,金额最小的单笔为支付宝交易服务费0.30元。

“微基金”目前只有两名全职工作人员。去年12月新招聘1人,因没有通过试用期已经在春节前离职,现在的两人每月工资4000元。”梁树新说,扣除社保费,两名全职工作人员每月拿到手3772元,这在广州是中等偏下的收入水平。

中国青年报记者同时发现,在“行政

上向善的力量,带给网上网下如春天般的温暖。

本报自今日起开设“关注自公益”专栏,寻找公益互助的故事,展现普通人之间平凡的爱,探寻“自公益”与其他公益力量融合互动的模式,欢迎读者朋友们提供线索,提出智慧,共同推动“自公益”成长。

每一个希望向上向善的人,都请加入进来。

办公”费用的首页上显示着一项“公益合作洽谈餐费”,支出金额是554元。这是所有行政办公支出中唯一的一笔就餐费用。

梁树新对此解释说,这是邀请了几十位专业人士和公益伙伴为“微基金”发展“把脉”,并商谈如何展开合作后的晚餐费用,平均每人花了39.57元,“一直纠结这要不要算在行政成本里,毕竟是吃饭啊。”

后来,“微基金”管理小组讨论同意把这笔钱从行政成本里开支,“因为这是单纯为微基金发展吃的饭,没有其他意义。”梁树新说,这也显示出微基金这个1岁的“婴儿”还需要继续完善制度,到底什么情况能吃饭,如果吃饭按照什么标准安排,“但这笔已经花了的钱一定要公示,让捐钱的人心里明明白白。”

信息披露同时显示,过去一年里,罗甸县边阳镇兴隆小学等18所小学的4000多名学生累计免费就餐121773人次,“微基金”还帮助救助了一个贵州患红斑狼疮的女孩和一位广州白血病女童。约有30万人直接参与捐款。

全过程透明 技术不是问题

“微基金”通过网络“全裸晒”账本的做法在被越来越多的网友围观的同时,也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赞许。

来自上海的网友“@俞磊·地球”评论说:这个太令人信服了,这样的捐款才有意义啊。来自广州的网友“@Hark”评论说:捐款人就是需要看到这样简单明了的账本,而不是专业的财务报表。感谢你们为中国慈善所做的一切。网友“@黄衣暖”甚至恶毒地说:郭美美发来贺电。

年前,两名武汉的大学毕业生被“流放”到他的中学后,带给自己的冲击。

“他们讲现代化、机械化,描述国外的进步,那些听起来像是天方夜谭的东西,让我们对美好的生活很向往。”张学祥说。他相信那些带来新观念、新生活的资教生,同样会点亮山村孩子希望的灯。

当一名学生对未来的生活产生了向往,他便有了希望。首批资教生的学生中已有7人大学毕业,回到家乡资教。中国青年报记者在大冶市采访了其中3名湖北师范学院学院的毕业生。他们坦言,是一位叫叶森的资教老师改变了他们的人生走向。

他们中有男有女,在高三之前的成绩都很差,“无心读书,只想在学校混几年”。叶老师经常讲他的大学故事,使他们渐渐对大学有了向往,“然后开始追赶”。一位叫陈俊的资教生认为,他们现在的选择就像一种“传承”,“把资教老师带给我的关心和希望传递给学生们”。他像当年的叶老师那样鼓励学生,“目标不要只盯着这个小城镇,总有一天你们要出去的”。

记者采访了几十名资教老师,他们在言谈中流露出的强烈的使命感让人惊讶:拿着很低的工资,住在十几平方米的陋室里,却一心想着要改变孩子们的命运轨迹。

一位华中科技大学毕业的资教生,发现很多学生不自信,她花了一个月时间,针对68名学生的情况,给每人写了一封信,鼓励和指导他们的学习生活。

从湖北大学中文系毕业的石燕,希望把快乐传递给贫困的学生们。她始终在学生面前保持热爱生活态度,每天都穿颜色鲜艳的衣服,并乐个不停。“我这样做,就是要告诉孩子们,无论多么艰苦,生活还是鲜亮的。”她说,“我希望他们能有强大的内心。”

石燕看到了自己的影响力:学生们衣服的颜色变得明亮起来,女生们的发型还会随着她的发型而变化。她试图影响学生们的未来,和他们一起讨论,“你们想成为什么样的人,今后靠什么在社会上立足”之类的话题。一名学生毕业后在深圳打工,也在她的引导下做了理发店的学徒——“美发”是那个小青年感兴趣的事情。

向孩子们描述他们没有见过的大学和山外世界的生活,是资教老师们激发学生梦想的常用手段。武汉大学遥感科学与技术专业的毕业生侯宇峰,讲述珞珈山“白发苍苍的老先生和图书馆读不完的藏书”。他把穿着学士服的毕业照拿给学生们看,他们哄堂大笑:“老师怎么当道士了,穿道袍?”他告诉孩子们:这是学士服,它象征着在知识的殿堂学有所成,是一种荣誉与见证。“希望有一天大家也能够穿着它照相”。

他在资教的第三年,离开学校的某一天,“坐在上下颠簸的班车上,看着山沟里大片大片金黄的油菜花,忽然觉得资教就像这油菜花一样,一年又一年,热热闹闹地开在山沟里,开出金灿灿的梦想,开出沉甸甸的希望”。



2011年6月1日,“微基金”正式向罗甸县兴隆小学学生提供爱心午餐,当天的午餐是米饭、炒黄瓜、炒茄子、炒豆腐和每人一个鸡蛋。

假”:他还会时常提醒贵州青会的工作人员“把工作拿到网上晒晒,接受监督”。

细微变化的背后,是一条公募基金会和草根公益人合作的路子。

从制度上看,公众的爱心善款汇入公募基金会,基金会负责善款的管理、支出,但不收取“过账管理费”,草根公益人及其公益组织负责项目的具体运作、执行,基金会负责对善款进行监督,并引入第三方机构对账目进行审计。

具体运作、执行的过程中,基金会充分尊重草根公益人的意见,并给出足够的空间,让草根公益组织独立发挥民间的智慧和力量,基金会把握住法律的边界即可。

“还有一点是平等,我和梁树新、‘微基金’工作人员平等对话,基金会和草根公益组织平等协商。”杨震说,“这一点对非常重要,必须相互信任,大家都带着共同的公益之心做事。”

通过一年的探索,杨震还深深感受到应该虚心向草根公益人学习创新的精神、主动寻求监督的精神、努力为捐赠者提供优质服务的精神。

3月30日,在2012年团中央、全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系统表彰会上,“微基金”公益项目获得全国“希望工程创新奖”。此前,“微基金”荣获全国“微公益之星”大奖。贵州省委书记栗战书专门咨询了“微基金”的做法,并批示: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工作创新,请继续探索,不断总结、深化,见到更大成效。

“未来,我们会‘脱’得越来越光,主动寻找公众监督,寻求最广泛的群众基础,总有一天会重建中国公益的新秩序。”梁树新说。